

选自川沙中短篇小说集《银夜叉》



—— 一個真實的夢中的夢

一
穆香棣在他父親去世前最后居住過的房間里給一些人講解弗洛伊德關於夢的意義和他的體會，因為是在夢里，哪些人在場他記得不太清楚了，然而醒來後記得夢里的主要人物有母親、他妻子，還有同事×姓女士、一些新聞界的同事及同行、他小學的班主任×姓女士、中學的班主任×姓女士（一個得了肺病的有着一幅木乃依似的面孔的年紀較大的女教師，一個真正善良的女人。）還有他大學時的輔導員×姓先生，以及在S大學物理系念書時那個喜歡他，而且每次幽會後分手時都要吻他一百次的同班同學的女孩×女士等等，總之，大都是以前教過和教育過他的人，或是和他親近、友好、接近的人，較親近、較友好、較接近的人。總之，沒有一個是他所不認識的。

當然，在這之前，要重點向大家介紹兩位女士，那就是：

一：穆香棣的小學的班主任×姓女士。她是一個模範女教師，穆香棣讀小學一年級甲班時，她就教他。她高高的個子，一張五官端正的嚴肅的“三八紅旗手”式的苦瓜臉。一年級末的那個冬天，穆香棣因為有一次逃學而被母親領到她那兒去認錯，原本，他以為她會看在母親的面子上寬恕他一次，或者是至少是找個什麼理由放他一馬，可是，她完全不領情面，竟然還當着他母親的面把他狠狠訓斥了一番，既沒給他寬恕，也沒有找個什麼理由放他一馬，最讓他傷心的是還沒有給他母親留一點面子！他記得她當時當着他的母親對他大聲地吼了一聲：“你扯了一個彌天大謊——”，直到今天，那件事情過去快四十年了，他都還記得那個寒冷的冬天她的那間辦公室里的情景，她的那一聲吼叫聲似乎今天都還在自己的耳邊嗡嗡嗡嗡地發響！那件事情在他的腦子裡就叫做弗洛伊德的深層壓抑，換一種說法就是心理創傷。

於是，從那以後直到今天，那個他的小學的班主任的×姓女老師在他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副殺人犯和僧子手的形

象……所以，穆香棣後來非常地理解為什麼毛澤東要發動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中間又為什麼有一些老師要被學生揪斗，他直到現在還在後悔，為什麼自己在文革的時候還是個穿開襠褲的毛孩兒，如果他要是那個時候還長高半個腦殼，他就一定要去狠狠地收拾一下那個老師，她哪里是什麼老師呢？簡直就是他媽的一個打掃豬圈的臭婆娘！

二：穆香棣的同事×姓女士。現在不是，穆香棣的一個高個兒的同行就正在對他的另外的一個也是他的同行的矮個兒正在品評她。看樣子那個矮的對她還不認識，於是，高的給矮的說：就是站在眼前這幫人中間最前面的那一位最漂亮的女士。又說：什麼，牛老三，你說是哪一位？就是那邊，那邊穿無袖白襯衣灰長褲紅色高根皮鞋，頭發理得短得象個男孩子的個兒高高的那一位，你看，她現在正在舉起她的那只拿鋼筆的手扶她的金邊眼鏡，哎呀——你他媽的笨蛋！還沒有看見啊？你也是長得太矮了，把你的牛蹄子踮高一點兒嘛！快把你他媽的那對牛耳朵杵過來讓我悄聲告訴你，她是哪一位？她就是我們市里新聞界的有名的交際花、X市長的大紅人XXX！你他媽的真是他媽的一個色盲，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她現在正舉起剛才扶眼鏡的那只手在撓她的耳朵，你看她的那只雪白豐滿的手臂喲，天啦——她胳膊窩下面的黑毛，她胸口鼓起的衣服里面，哎呀——你看她現在走到前面穆香棣面前正在比手劃腳地說什麼？他媽的，嘴皮子翻得好快，風度翩翩的漂亮女人就是不一樣，你再看你再看你再看，你看她背對着我們那對灰褲子纏得緊緊的正在扭來扭去的籬篋[1]，哦！天——老子都

快要暈過去囉！

穆香棣在那兒比手劃腳地講解弗氏關於夢的釋義，有人提問，也有人反駁，例如他同事×姓女士就自作聰明裝腔作勢地老是向他提出一些疑問。穆香棣從內心深處不太喜歡她的裝腔作勢，夸夸其談和那種職業記者的見風使舵，他更不太喜歡她的學識淺薄、不懂裝懂。穆香棣心想，她不過就是臉蛋漂亮一點罷了，不過蜂腰隆屁股大腿修長一點罷了，要不是自己和她關係曖昧，早就不會讓她現在拿自己來抬高



她自己了！兩人有時候出遠差坐在那種破破爛爛的長途汽車上在川東那些大山上面慢悠悠地爬上爬下無休無止地顛來顛去的時候，她就喜歡假裝睡着了把一對蜂腰下的隆屁股和靠近自己一側的大腿在自己的屁股和大腿上磨來撐去的而已罷了！她有什麼本事呢？她就是那點本事！

當然，她人還是善良，最主要的那自然然而還是漂亮了！總之，和她在一塊兒的那些事情的那樣的感覺倒是甜蜜。但是，現在要來和本人辯論什麼弗洛伊德，那簡直是在扯淡！說老實話，本人自己都是一談到弗洛伊德就腦子裡昏昏然，只不過現翻書現賣而已罷了！例如說，弗洛伊德說的什麼‘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的原動力都是起源于男人和女人之間的性。’這句話在編輯部討論時，大家都由于難堪就跳了過去，你想想，大男大女的，有些還是沒有結婚的大學剛畢業的學生，你怎樣去討論？但是，那又明明白白地是弗洛伊德學術思想的精髓，當然，也是他的大弟子容格反對他的主要之點。但是，摸到自己的良心講，弗洛伊德這老兄講得也還是有幾分道理，說句自己不敢公開講的話，翻開一部中

外世界文學史，圍繞的不過就是一個字，什麼字？‘日’！北方話就是‘操’！英語就是‘Fuck’！那就是一切文學和藝術的核心，而其他的一切都是圍繞着這個核心而發展開去的，什麼情節的起來伏去跌去宕來，什麼高潮低潮，什麼西洋的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卜伽丘、巴爾扎克、雨果、莫伯桑、斯湯達等等，俄羅斯的大小托爾斯泰、契科夫、妥斯托耶夫斯基等等，中國的《金瓶梅》、《肉薄團》、《紅樓夢》等等等等，高雅也好，斯文也好，喜劇也好，悲劇也好，上流人士的紳士淑女也好，下里巴人的村夫野老也好，通俗文學也好，嚴肅文學也好，說來說去，繞來繞去，不管在大學里老師怎樣講，社會上報刊雜誌電視廣播里怎樣傳播，無外乎就是一些什麼什麼媽倫和尚爹倫尼姑叔公倫侄女兒，女學生勾引男教授，男女老板和女男兵二[2]互倫，修士和修女、和尚和尼姑、道士和女香客互倫等等等等不言而喻的事情罷了！所以，從這個意義而言，人家弗洛伊德倒是直言不諱地一語道破了天機！當然，本人認為，他的那句話在文學和戲劇上是有道理，但是，在音樂，在自然科學，就顯然是胡扯了。當然，‘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的原動力都是起源于男人和女人之間的性。’這句話事關每個人、每個飲食男女的的傳終接代的事情，就是中國人的悠悠萬事無后為大的事情，就是下面的籬布和坑坑然後是種子的事情，所以，是比較好理解的。然而，一旦涉及到他的關於潛意識的問題就複雜了，再談到釋夢，就簡直有些象是在說天書或者說是胡說八道，而他老兄總還胡說八道了那么厚厚的幾大本，哎——都來蒙吧！一個蒙一個，從奧地利蒙到中國，從1910年代蒙到1980年代，大家都來裝傻！就象他媽的老和尚在草蒲團上打起個盤腳兒爪起個光腦殼兒兒兒兒兒地敲着木魚念經一樣，越是他媽的念得怪腔怪調，就越是他媽的高深一樣！

(待續)